

胡適論學近著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胡適論學近著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版

◆ (84303.1A精)

胡適論學近著 第一冊

精裝 每冊實價國幣肆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胡適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王煊蕃)

中E三三二二

自序

這裏收集的一些文字大都是最近五年內隨時寫的，其中偶有三四篇是五年前寫的。這些文字差不多全是在各種刊物上發表過的。沒有發表過的只有這幾篇：

四十二章經考 和附錄三件

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

論春秋，答錢玄同

論詩經，答劉大白

明成祖御製佛曲殘本跋

參同契的年代

這一集本是『胡適文存第四集』的一部分。因為有許多討論政治的文字——尤其是我這三四年來討論國際政治的文字——在這個時候不便收集印行，所以我把其中關於學術思想的一部分抽出來，編成這一集『論學近著』。

這一集分五卷。第一卷只有三篇文字：『說儒』一篇提出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史的一個新鮮的看法，我自信這個看法，將來大概可以漸漸得着史學家的承認，雖然眼前還有不少懷疑的評論。此外兩篇都是討論治學方法的：『老子年代』一篇是考證學的方法論；校勘學一篇是校勘學的方法論。

第二卷全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只有『真誥考』一篇是關於道教史料的，因為真誥牽涉到四十二章經，所以我把這一篇也收在這裏，第三卷全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是一篇遊戲之作，收在第三卷裏作個附錄。

第四卷是我近年對於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青年的讀者若嫌這一集的考據文字太沉悶了，他們最好是先讀這一卷。這一卷的文字最容易讀，並且這裏提出的一些思想問題，也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靜氣的想想的。

第五卷是一些雜文，只可算是全集的一個附錄。

五年之中，只有這一點講學成績，我自己很感覺慚愧。如果這幾十篇文字可以引起國內外學者的討論和批評，那是我最歡迎的。

二十四，二十九日。

胡適論學近著 第一集

目錄

卷一

說儒·····	三
附錄一 <u>周東封與殷遺民</u> <u>傅斯年</u> ·····	八二
附錄二 <u>毛西河論三年之喪爲殷制</u> ·····	九〇
附錄三 <u>三年喪服的逐漸推行</u> ·····	九五
<u>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u> ·····	一〇三
附錄一 <u>與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u> ·····	一二八
附錄二 <u>致馮友蘭先生書</u> ·····	一三一
<u>校勘學方法論</u> （ <u>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序</u> ）·····	一三五

卷二

論 <u>牟子理惑論</u> （寄 <u>周叔迦</u> 先生書兩封）	一五一
<u>陶弘景</u> 的 <u>真誥</u> 考	一五五
四十二章經考	一七七
附錄一 寄 <u>陳援菴</u> 先生書	一八七
附錄二 <u>陳援菴</u> 先生來書	一八九
附錄三 答 <u>陳援菴</u> 先生書	一九四
<u>楞伽</u> 宗考	一九八
<u>楞伽師資</u> 記序	二二九
<u>荷澤大師</u> <u>神會</u> 傳	二四八
<u>神會</u> 和 <u>尙遺集</u> 序	二九一
<u>壇經</u> 考之一（跋 <u>曹溪大師別傳</u> ）	二九四
<u>壇經</u> 考之二（記 <u>北宋本</u> 的 <u>六祖壇經</u> ）	三〇四

卷二

辨僞舉例（蒲松齡的生年考）	三二三
醒世姻緣傳考證	三二三
後記一	三九〇
後記二	三九一
附錄一 柳泉蒲先生墓表 張元	三九三
附錄二 跋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	三九六
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	四〇三
跋四遊記本的西遊記傳	四一六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序	四二〇
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	四二五

卷四

我們走那條路？	四三九
附錄一 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	四五四
梁漱溟	
附錄二 答梁漱溟先生	四六五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四六八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四七一
信心與反省	四七九
再論信心與反省	四八六
三論信心與反省	四九三
悲觀聲浪裏的樂觀	五〇〇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五〇六
領袖人才的來源	五一三
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答孟心史先生）	五一九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五二四
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	五三〇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	五三五
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五四二
大衆語在那兒……………	五四八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五五二
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五五八

卷五

論 <u>春秋</u> 答 <u>錢玄同</u> ……………	五六五
附錄 <u>錢先生來書</u> ……………	五六八
<u>司馬遷替商人辯護</u> ……………	五七〇
談談 <u>詩經</u> ……………	五七七
論 <u>詩經</u> 答 <u>劉大白</u> ……………	五八八
附錄 <u>劉大白先生來書</u> ……………	五九一
論觀象制器的學說與 <u>頤剛書</u> ……………	五九三

明成祖御製 <u>佛曲殘本跋</u>	五九八
讀王小徐先生的『 <u>佛法與科學</u> 』.....	六〇〇
<u>參同契</u> 的年代.....	六〇四
朱起鳳 <u>辭通</u> 序.....	六〇八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序.....	六一八
董康書舶庸譚序.....	六二一
人權論集序.....	六二五
四十自述自序.....	六二六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u>胡適文選</u> 自序）.....	六二九

胡適論學近著

第一集
卷一

說 儒

(一)問題的提出。

(二)論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他們的宗教是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生觀。

(三)論儒的生活：他們的治喪相禮的職業。

(四)論殷商民族亡國後有一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孔子在當時被人認為應運而生的聖者。

(五)論孔子的大貢獻：(1)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儒；(2)把柔儒的儒變到剛毅進取的儒。

(六)論孔子與老子的關係；論老子是正宗的儒。附論儒與墨者的關係。

一

二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作國故論衡，有原儒一篇，說『儒』有廣狹不同的三種說法：

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墨子經上篇說名有三種：達，類，私。如『物』是達名，『馬』是類名，『舜』是私名。）

達名爲儒。儒者，術士也。（說文）太史公儒林列傳曰：『秦之季世，阮術士』而世謂之阮儒。司馬相如言：『

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漢書司馬相如傳語。史記儒作傳，誤。）王充儒增道虛，談天，說日，是應，舉『儒書

所稱者有魯般刻鳶，由基中楊，李廣射寢石矢沒羽，……黃帝騎龍，淮南王犬吠天上，鷄鳴雲中，日中有三足，

月中有兔蟾蜍。是諸名籍，道墨刑法，陰陽神仙之倫，旁有雜家所記，列傳所錄，一謂之儒，明其皆公族。『儒』

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於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何以明之？鳥知天將雨者曰鷗，（說文）舞旱暵者以

衣冠。鷗冠者亦曰術氏冠，（漢五行志注引禮圖）父曰圓冠。莊周言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

袂者事至而斷。（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書文同。莊子圓字作鷗。續漢書輿服志云：『鷗冠前圓。』）明靈星舞子吁嗟以

雨者謂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謂其多技，故號徧施於九能，諸有術者悉賅之矣。

類名爲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說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地

曰：『聯師儒。』說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此則躬備德行爲師，效其材藝爲儒。……

私名爲儒。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

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書，商高之算，

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傳。故孔子……自詭鄙事，言君子不多能，爲當世名士顯人隱諱。及儒行稱十五

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藝也。其科于周官爲師，儒絕而師假攝其名。

今獨以傳經爲儒，以私名則異，以達名類名則偏。要之題號由古今異，儒猶道矣。儒之名於古通爲術士，於今專爲師氏之守。道之名於古通爲德行道藝，於今專爲老聃之徒……

太炎先生這篇文章在當時真有開山之功，因爲他是第一個人提出『題號由古今異』的一個歷史見解，使我們明白古人用這個名詞有廣狹不同的三種說法。太炎先生的大貢獻在於使我們知道『儒』字的意義經過了一種歷史的變化，從一個廣義的，包括一切方術之士的『儒』，後來竟縮小到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狹義的『儒』。這雖是太炎先生的創說，在大體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論語記孔子對他的弟子說：

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

這可見當孔子的時候，『儒』的流品是很雜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向來的人多蔽於成見，不能推想這句話的涵義。若依章太炎的说法，當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廣義的儒，這句話就很明白了。

但太炎先生的說法，現在看來，也還有可以修正補充之處。他的最大弱點在於那『類名』的儒。（其實那術士通稱的『儒』才是類名。）他在那最廣義的儒之下，另立一類『六藝之人』的儒。此說的根據只有周禮的兩條鄭玄

注。無論周禮是否可信，周禮本文只是一句『儒以道得民』和一句『聯師儒』，這裏並沒有儒字的定義。鄭玄注

裏說儒是『有六藝以教民者』，這只是一個東漢晚年的學者的說法，我們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周初）真有那專習六藝的儒。何況周禮本身就很不疑呢？

太炎先生說『儒之名於古通爲術士』，此說自無可疑。但他所引證都是秦漢的材料，還不會說明這個廣義的儒究竟起於什麼時代，他們的來歷是什麼，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們同那狹義的孔門的儒有何歷史的關係，他們同春秋戰國之間的許多思想潮流又有何歷史的關係。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免都感覺不滿足。

若如太炎先生的說法，廣義的儒變到狹義的儒，只是因爲『周之衰，保氏失其守』，故書算射御都不從儒者傳授出來，而孔子也只好『自詭鄙事』，言君子不多能，爲當世名士顯人隱諱。』這種說法，很難使我們滿意。如果周禮本不可信，如果『保氏』之官本來就是一種烏託邦的制度，這種歷史的解釋就完全站不住了。

太炎先生又有原道三篇，其上篇之末有注語云：

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則非出于儒也。

若依此說，儒家不過是道家的一個分派，那麼，『儒』還夠不上一個『類名』，更夠不上『達名』了。若說這裏的『儒』只是那狹義的私名的儒，那麼，那個做儒法的共同源頭的『道』和那最廣義的『儒』可有什麼歷史關係沒有呢？太炎先生說，『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爲省』，（原道上）他的證據只有一句話：

孔父受業於微藏史，韓非傳其書。（原道上）